

邁向博物館行動主義—— 以「無家可歸博物館」為例

Toward Museum Activism: A Case Study of Museum of Homelessness

林玟伶
Lin, Wen-Ling

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Museum Studies,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英國泰德美術館近年來致力於利用藝術做出社會變革的實踐 (Photo by Toa Heftiba on Unsplash, 取自 https://unsplash.com/@heftiba?utm_source=unsplash&utm_medium=referral&utm_content=creditCopyText)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歷史如何迭代，博物館保留了其蒐藏、展示和詮釋的核心工作，這清楚地表明，隨著環境的變化，核心實踐無需放棄。現在博物館可以選擇從擁抱觀想 (mindfulness) 中追求更大的社會相關性 (Janes, 2009: 184)。

博物館學者 Robert Janes (2009) 在其「混亂世界下的博物館：再造、無關或衰敗 (Museums in a troubled world: renewal, irrelevance, or collapse?)」一書中主張

博物館不應被金錢、社團主義 (corporatism) 所迷失方向，而在保持核心實踐的同時，能夠以觀想 (mindfulness) 為基礎的管理思維來追求與社會的相關性。為什麼 Janes (2009) 要特別強調社會相關性呢？

的確，許多人可能會認為博物館身處於社會，與社會產生連結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本文藉由討論博物館行動主義 (museum activism) 的歷程與概念，說明追求社會相關性的意義在於博物館能為社會做出正向改變，同時必須採用新的組織管理思維 (Janes and Sandell, 2007)，才能真正讓博物館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驅動力。因此，本文首先闡述邁向博物館行動主義的歷程，並以「無家可歸博物館」作為案例說明博物館行動主義的實踐。

博物館朝向行動主義的歷程

根據 Janes and Sandell (2019:1) 的論述，博物館行動主義 (museum activism) 主張博物館受到符合道德規範的價值 (ethically-informed values) 所形塑，有意識地帶來政治、社會與環境的變革。Sandell (2020:25) 指出過去提到博物館與行動主義，容易被理解為由博物館外部的行動主義者所發起的倡議，目的是促使博物館做出改變，例如終止與石油贊助商的合作，或是落實去殖民化運動等，但博物館行動主義強調的是由博物館內部善用資源、自發性地為社會做出正向改變¹。

因此，博物館行動主義具有由博物館自發行動的精神，挑戰過去博物館機構對於環境、社會與人權等議題的無為，主張無行動作為的不道德性 (immorality of inaction)，博物館不應在世界面臨各種危機時隱形而不去介入，強調博物館應採取積極主動的態度，致力於發揮社會影響力。

雖然，直至 2019 年，由 Janes and Sandell 所編著的專書「博物館行動主義 (museum activism)」出版，向學界引介此一概念，有指標性的意義，但我們從歷史過程的關照，可以了解到朝向博物館行動主義的歷程已有超過半世紀以上的發展。1960 年代，美國興起的一波民權、女權、非裔、同志、障礙者的權利運動，讓長期被壓抑與壓迫的群體得以發聲，也因此召喚更多力量的支持與投入。例如 1967 年，由史密森機構設立第一個社區博物館—安納考斯提亞社區博物館 (Anacostia Neighborhood Museum)，位於華

盛頓特區中以非裔美人為主的社區，該博物館的願景為「讓都會社區的民眾能夠發動他們的集體力量，創造一個更為平等的未來」，期望博物館扮演平台的角色，鼓勵社區居民採取行動²，透過展覽、社區參與、館外觸及活動 (outreach)、與地方學校合作等取徑，喚起大眾對於社區住房、失業、教育、犯罪等議題的關心，並藉此建構非裔美人的主體性與地方史³。

1972 年國際博物館協會在智利舉辦聖地牙哥圓桌會議，即是有感於普遍博物館對於社會大環境的變遷視若無睹，逐漸喪失對社會的敏感度，成為自我封閉的機構，因此透過會議共同討論出一個嶄新的博物館性質—整合性博物館 (integrated museum) (張譽騰，2003:31)，並在決議中表述了其核心理念：

本質上，博物館透過其種種功能，具備了形塑社區良知的能力，並因而能刺激社區人民採取行動。透過歷史的詮釋活動，博物館最終的作用其實是要反映和展示當代的問題。

換言之，博物館是聯結過去與現在的機構；它揭發社會所需面對的結構性挑戰，並促使人民在各自的國家和地區脈絡中採取適當的行動 (1972 年《聖地牙哥圓桌會議決議》，引自張譽騰，2003:32)。

這段宣言具有時代意義，更可呼應 2019 年國際博物館社群間對於博物館新定義的討論，可見博物館對於社會必須不斷保持相關性的呼籲已經跨越半世紀的維度。

¹ 內容擷取自 Richard Sandell 教授國際線上講座。網址取自 <https://ilovemsfju.wixsite.com/fjusep/richard-sandell-museum-activism>。文稿收錄於林玟伶編 (2020)。博物館社會參與實踐成果輯。新北市：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

² Anacostia Neighborhood Museum website。瀏覽日期：2020 年 11 月 15 日，<https://anacostia.si.edu/About/>

³ Anacostia Neighborhood Museum website。瀏覽日期：2020 年 11 月 15 日，<https://anacostia.si.edu/About/History>

另外，從博物館與文化政策的脈絡梳理，「社群參與 (community engagement)」概念的引入，亦可視為邁向博物館行動主義的驅動力。例如，美國博物館學會在 1998 年發起「博物館與社區 (Museums and Community)」的國家型倡議，並隨後在 2001 年出版「掌握公民參與 (Mastering Civic Engagement)」的報告書 (Black, 2010: 130)，其中提到博物館社群參與之重要性，藉此博物館成為一個人們可以聚集對話的中心，在市民生活中成為一個積極且顯眼地參與者 (player)、一個避風港，以及一個值得信賴的變革催化劑 (Long, 2013: 142)。

英國則是更有目的地從國家政策中介入，1997 年新工黨政府上台，採取第三路線取徑，推動社會融合 (social inclusion) 政策 (West and Smith, 2005: 275)，強調民眾參與教育與文化活動的平等權。「博物館作為社會融合之原動力」的觀念 (Sandell, 1998: 401) 開始在英國博物館界萌芽，Richard Sandell 從以下兩方面的發展，說明博物館逐漸成為有影響力的社會機構 (social agency)：

第一、論述的轉向：從較為抽象、理論與模稜兩可的情況，轉變成較為具體，能與當代政策緊密結合，並能清楚對抗特定不平等的狀況。

第二、文化部門的轉向：強調博物館的社會責任與角色，日益獲得更多資源與重視 (Sandell, 2002: 16)。

英國數位文化媒體暨體育部在 2002 年推出的「區域文藝復興計畫 (Renaissance in the Regions)」，更是促成英國區域與地方博物館朝向此一方向推展的重要政策，社群參與被放置在計畫的核心目標之一：期待英格蘭九區域的地方型博物館能夠促進近用 (access) 和融合 (inclusion)，鼓勵文化多樣性，作為地方社群的聯絡點，並提供公共空間進行對話和討論當代重要的議題 (林玟伶，2012: 102)。



英國博物館在近用與包容性上做了許多努力，圖為觸碰式展覽計畫 (攝於 Birmingham Museum and Art Gallery)



英國博物館在展覽上強調地方史學與多樣性 (攝於 Bristol M shed 博物館)



英國博物館在近用與包容性上做了許多努力 (攝於 Bristol M shed 博物館)

要能夠邁向博物館行動主義，博物館必須意識到身處的世界正面臨嚴重的危機——氣候變遷、貧富不公、性別不平等、物種滅絕等議題；而採取行動主義意味博物館有責任去抵抗、批判與質疑不公不義的社會。

整體而言，博物館需要不斷探尋「博物館為什麼存在？博物館試圖去實現什麼改變？能夠產生何種解決方法？什麼是不可妥協的價值？」(Janes and Sandell, 2019: 17)。簡而言之，博物館需要認真地重新思考博物館的目的與使命，以及其與社會的關係、在社會的角色。

組織內部變革的過程並不容易，因為往往涉及面對風險、採取立場與挑戰常規，這對於長期遵循順從文化 (cultures of compliance) 的博物館而言，形成來自內部的阻力，例如 Sandell (2003: 52-56) 指出「博物館作為社會融合之原動力」的過程，往往遭遇來自博物館界根深蒂固的態度或是缺乏認知等阻礙，而無法順利推動，需要藉由促進與強化機制鼓勵博物館整體組織的變革，以及從業人員在觀點思維上之轉化。

Black (2010: 130) 也提到博物館作為公民參與的動因 (agents for civil engagement)，需要的是時間、承諾以及仔細的規劃；同時這會牽動博物館內部所有的活動，要能夠形成公民參與，就必須涉及整個博物館從業人員文化的轉變。因此，可說博物館邁向行動主義的歷程，博物館本身需要擁抱變革——從作為社會空間，到對社會議題的倡議，最後更朝向博物館作為社群 (museum as community) 的目標。



博物館社會參與實踐強調博物館的行動主義 (Photo by Markus Spiske on Unsplash, 取自 https://unsplash.com/@markus-spiske?utm_source=unsplash&utm_medium=referral&utm_content=creditCopyText)

一座行動主義博物館

對於成立悠久且階層明確的博物館，要發展內部變革恐怕缺乏動力，因此本文藉由無家可歸博物館 (Museum of Homelessness) 的案例，闡述行動主義博物館的實踐方法，目的是讓我們瞭解到作為「博物館」的獨特性，以及博物館能夠為社會帶來正向變革的能力。

無家可歸博物館作為一座行動主義的博物館，在於該博物館是社會正義導向而非收藏品導向，不需要有一個固定實體空間的館所，而是透過合作串聯在各個博物館與公共空間展現行動；不是科層的功能性組織，而是由核心團隊共同決策，且與外部政策制定者、學者、行動主義者合作，藉由博物館的方法學——蒐集、研究、展示與教育，呈現出社會中無家者與居住正義的議題，並藉此成為社會變革的驅動器。本文想藉由幾個層面分析這座博物館來說明博物館行動主義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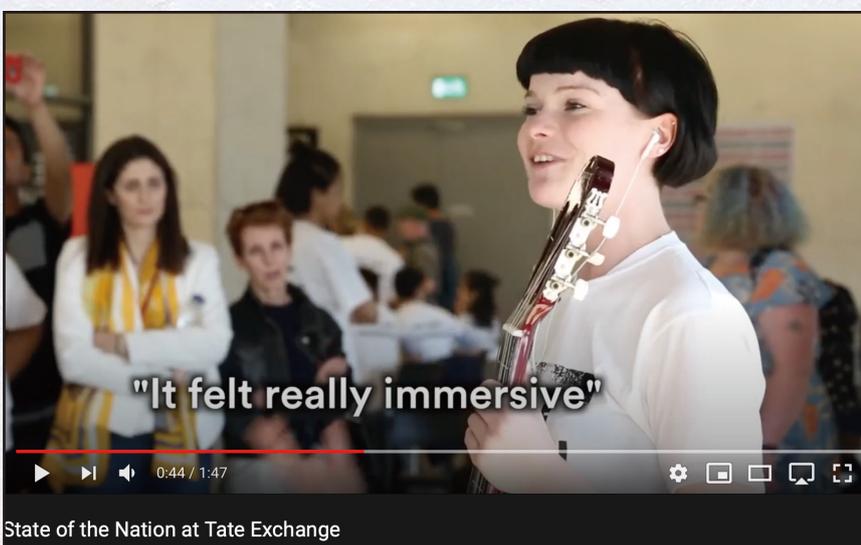
以創造社群為目的

無家可歸博物館是由一群對於無家文化有直接經驗的人所創立，博物館本質上是要創造一個社群，而非機構化的組織。意識到傳統博物館運作上無可避免的權力議題，例如長期以來博物館的話語權掌握在研究人員與學者身上，並以此教

育大眾、建立主流常規與形塑公眾見解 (Jessica and Turtle, 2020: 51)。

因此，無家可歸博物館在操作上特別關注權力，例如在權力結構上，由核心成員定期聚會討論博物館的策略與活動，共同做決策，屬於自我組織 (self-organization) 的實現，如此能夠滋養出坦誠、謙遜且具有創造力的文化。在與無家者合作時，博物館也特別意識到「幫助者」、「受幫助者」的動態關係，博物館不將自己視為提供幫助的角色；相反地，雙向互動下，博物館也可能是幫助的接受者。

無家可歸博物館強調需要接受無家者真正的樣貌，而不是站在幫助者的角度來讓他們變好，博物館可以是一個接受不好 (un-well) 的空間 (Jessica and Turtle, 2020: 56)，這代表著博物館尊重無家者的能動性與身分認同，這樣的自我意識與反思實踐是博物館與邊緣社群合作容易被忽略的面向。例如易君珊 (2016: 36) 在研究中提出反思：「當博物館／藝文場域也主動標榜『無障礙可及性服務』為『圓夢計畫』時，必須要自我檢視，是否也踩上了父權主義、健全主義中『拯救者』的位置，而忽略檢視博物館本身兼具社會改革驅動者、挑戰現有結構與框架的角色」，強調對服務關係中權力議題的關注。



無家可歸博物館透過物件來講述無家者故事
(圖片來源：無家可歸博物館 YouTube 頻道
「State of Nation at Tate Exchange」
影片截圖)

以改變理論 (Theory of Change) 作為實踐框架

無家可歸博物館期許自身作為個人、機構與社會變革的驅動器，因此在實踐上發展出「改變理論 (Theory of Change)」的框架(下圖)(Museums Association, 2018: 6)。

「改變理論」分為三個層次，對於無家者個人而言，能夠加入無家可歸博物館的社群，提供個人各種訓練與近用的機會，得以改善技能與促進人生的轉變，達到個人的賦權；機構方面，透過研究出版、善用夥伴關係與各種文化組織、博物館合作倡議，促進政府機構推動更為近用與切實的政策，以發揮機構影響力；在大眾的意識與教育層面，藉由博物館舉辦各種工作坊與活動，促進公眾參與，能夠更加理解無家者的議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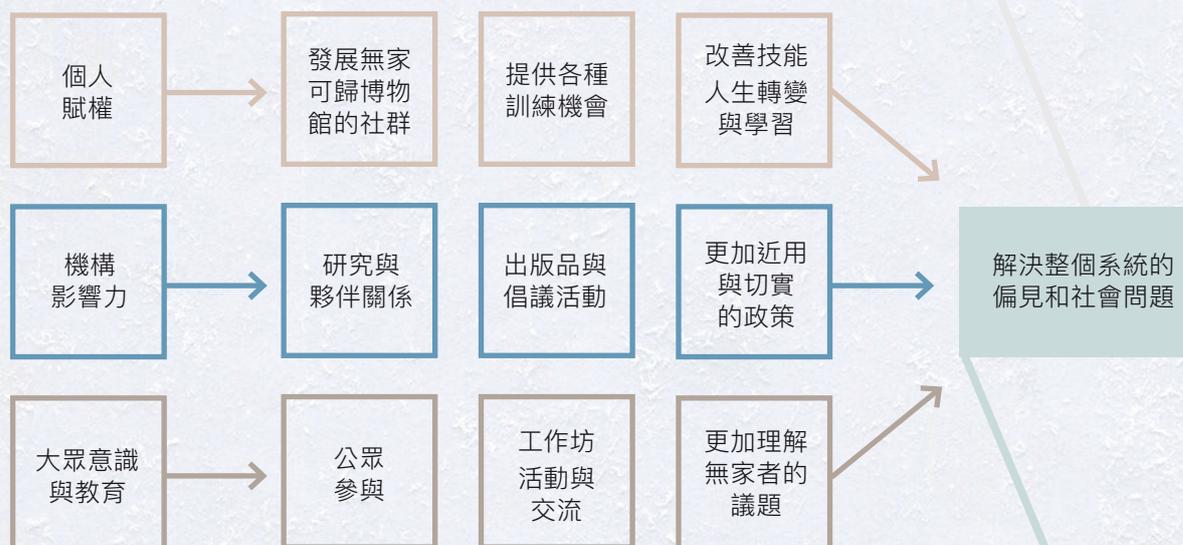
從這三個層次的進展，最終期待達到解決整個系統性的偏見與社會問題。這框架成為博物館實踐的基礎，促使博物館在日常運作不會被其他優先性驅動而迷失方向，並能夠時時關照組織的目的性有無偏離。

以博物館作為方法

一座博物館的建立往往從實體建築開始，然而無家可歸博物館作為行動主義博物館則是反向操作，他們不以實體博物館作為主要考量，因此打破「博物館是一種固態、永恆存在的觀念」，讓博物館可以是變動的，著重在人身上。

因此，以博物館為命名，是意識到身為「博物館」的獨特性，並將博物館作為方法，藉由蒐藏、研究、倡議活動與展覽等形式，來收集與分享有關無家者的歷史、文化與故事，以挑戰當代社會對於無家者的系統性歧視與社會汙名。

雖然名為博物館，但無家可歸博物館其實是要解構一般大眾對於博物館的傳統想像，更進一步地說，是要解構博物館作為權力機構的權威。「State of the Nation」作為該博物館第一個旗艦計畫，並在知名博物館—泰德現代美術館 (Tate Modern) 舉辦，具有指標意義。



無家可歸博物館「改變理論」圖 (改繪自：Museums Association, 2018:6)

邁向博物館行動主義 —— 讓理想主義成為可能

行動主義博物館是否只是理想主義的想像？又如何可能在臺灣社會脈絡下形成？雖然臺灣目前尚未有明確的行動主義博物館出現，但近年來社會議題導向的策展實踐，已讓我們看到透過展覽，連結行動者網絡資源共享的力量，例如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於 2014 年策劃的「南風攝影展：台西村的故事⁴」以及近年來由窮學盟主辦策劃的「貧窮人的台北」，皆是強烈的社會議題導向展覽，透過行動主義取徑產生影響力。

此外，臺灣從 1990 年代開始在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推動下，地方公民意識逐漸形成，2002 年開始的地方文化館計畫，更促使多元樣貌的地方博物館遍地開花，本文認為這些小型館舍應在社區參與上扮演更大的角色，透過「博物館作為方法」，能共同解決社區中不公平正義的議題。以籌備中的印尼阿夸瑞恩村落博物館

(Museum Kampung Aquarium) 作為參照的案例，該館的籌備由社區居民發起，目的在於以「博物館作為方法」，透過創建一座博物館，蒐集與記錄他們為居住正義所做的抗爭歷程，並為控訴政府不當強拆住宅作為倡議⁵。

本文最後想對博物館從業人員召喚行動，從組織內部變革與新的管理思維著手，或許能突破層層的組織結構、規範與順從文化的限制，每位博物館從業人員都是一位行動者，過程中需要不斷地自我反思實踐，才能夠在博物館扮演社會變革驅動力的同時，也能細膩地處理權力與倫理的議題，真正邁向博物館行動主義的實踐。

⁴ 策展人黃旭 (2020) 於《臺灣博物》所著的〈社會性議題的展示網絡：「南風特展」行動者筆記及初步分析〉一文，對於該展覽的行動者網絡有深刻的分析。

⁵ 本案例資料由 RUJAK 城市研究中心創辦人兼執行長 Marco Kusumawijaya 所提供。

參考文獻

- Robbins, S. P. and Coulter, Mary (2015)。管理學 (林孟彥、林均妍譯)。臺北市：華泰。
- 易君珊 (2016)。障礙文化與社會正義：博物館無障礙可及性服務的實踐與服務關係中的權力議題。博物館與文化，12，5-42。
- 林玟伶 (2012)。地方博物館與社群參與：英國區域文藝復興計畫之實踐探討。博物館學季刊，26 (4)，101-113。
- 林玟伶編 (2020)。博物館社會參與實踐成果輯。新北市：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
- 張譽騰 (2003)。生態博物館。臺北市：五觀藝術。
- 黃旭 (2020)。社會性議題的展示網絡：「南風特展」行動者筆記及初步分析。臺灣博物，39 (2)，6-17。
- Black, G. (2010)。Embedding civil engagement in museums,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25(2), 129-146.
- Heal, S. (2019)。Museums in the age of intolerance. In: Janes, R. & Sandell, R. (Eds.), *Museum Activism* (pp. 208-219). London: Routledge.
- Janes, R. and Sandell, R. (2019)。Posterity Has Arrived: The Necessary Emergence of Museum Activism. In: Janes, R. and Sandell, R. (Eds.), *Museum Activism* (pp. 1-21). London: Routledge.
- Janes, R.R. and Sandell, R. (2007)。Complexity and creativity in contemporary museum management. In: Janes, R. and Sandell, R. (Eds.), *Museum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pp. 1-14). London: Routledge.
- Janes, R.R., (2009)。Museums in a troubled world: renewal, irrelevance, or collapse? Abingdon: Routledge.
- Jessica and Turtle, M. (2020)。Rewriting the Script: Power and change through a Museum of Homelessness. In: Chynoweth, A. et al (Eds.), *Museums and Social Change: Challenging the Unhelpful Museum* (pp. 48-59). London: Routledge.
- Long, S. (2013)。Practicing Civic Engagement: Making your Museum into a Community Living Room, *Journal of Museum Education*, 38(2), 141-153.
- Museums Association (2018)。Measuring socially engaged practice: a toolkit for museums. 瀏覽日期：2019年9月1日，<https://www.museumsassociation.org/app/uploads/2020/06/19032018-measuring-socially-engaged-practice-16.pdf>
- Sandell, R. (Ed.) (2002)。Museums and the Combating of Social Inequality: Roles, Responsibilities, Resistance. London: Routledge.
- Sandell, R. (1998)。Museums as Agents of Social Inclusion.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17(4), 401-418.
- Sandell, R. (2003)。Social inclusion, the museum and the dynamics of sectoral change. *Museum and Society*, 1(1), 45-62.
- West, C. and Smith, C. (2005)。‘We are not a government poodle’ museums and social inclusion under New Labou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11(3), 275-288.